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第一辑)

xinjiangdaolang

新疆刀郎

文 胜 编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策划 刘长明
米吉提·卡德尔
古力先·吐拉洪
主编 张新泰
于文胜

新疆刀郎

文胜 编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刀郎/文胜编. —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
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2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ISBN 978-7-5374-0671-0

I.聚... II.文... III.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新
疆-文集 IV.K280.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522 号

新疆刀郎

策 划	刘长明 米吉提·卡德尔 古力先·吐拉洪		
主 编	张新泰 于文胜		
编 者	文 胜		
图片提供	文 焰		
责任编辑	吴晓霞		
审 读	强建国		
装帧设计	党 红 王 芬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2
电 话	0991-8277416 (编辑部)		0991-2761234 (发行一部)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7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671-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策 划 刘长明
米吉提·卡德尔
古力先·吐拉洪
主 编 张新泰
于文胜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第一辑）



阅读新疆

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我还不敢说,我对新疆有充分的感知和全面的了解。

因为新疆太大了。因为新疆的历史文化沉淀得太丰厚了。因为新疆的人文地理色彩太绚丽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新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当每一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新的新疆。

新疆是一部太厚的书。新疆是一部一生都读不完的书。

近几年,我每年都到南北疆调研学习,每一次回来都有更加强烈的感受和新的认识、新的发现,同时也强烈地认识到,新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富矿。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编一套介绍新疆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多镜头、多方面地反映和介绍新疆。于是就有了这套《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新疆的美,不仅在于她有辽阔的草原、雄伟的山峦、壮美的大漠、粗犷的戈壁、丰厚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遍野的百花、富饶的绿洲,还在于她有独特的人口结构与人文格局。不同文字、不同语言、不同服饰、不同宗教信仰的各民族在这里和睦共处,和谐生活,千百年来,演绎出不同文化特色的民

族文化。她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建筑、一段歌舞、一场比赛、一段历史、一个传说故事，都令你新奇，都是一篇美文，一首新诗，一幅回味无穷的画卷。

新疆的美，更在于她的“新”和“奇”。同一个地方，同一处景观，在不同的时间，你都能有不同的发现和观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到一处，都有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大奇、大美，悠久、深厚。即便是在你生活的城市、乡村，每天早晨你看到的都是新一轮日出，经历的都是新一天生活。难怪有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到了新疆方知要学的东西太多。”

介绍新疆，尤其是充满激情、全方位、真实、全面地展示新疆是我们出版人的职责，理应竭尽全力，上下而求索。我们在编这套丛书时，努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去发现和发掘，努力将更多的东西告诉读者，更多的魅力展示给大家。

这些作品，虽然都是对零零碎碎东西的整合和加工，不能说有多少新的创意，但我们的想法是：将那些散落在河床边的熠熠发光的沙金，淘出来打造成一块金砖；将那些绽放在草原上的各色小花，采摘来编织成一个花环。当然，可淘的金还很多，可摘的花也很多，不是编一两套书就能达到目的的。这方面可做的事还很多，要下的功夫还很大。这也是我们编这套丛书的另一初衷：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淘金和编织花环的队伍中来，有更多的高纯度金砖和更绚丽的花环奉献给社会。

新疆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新疆是一座太富的宝藏；

新疆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新疆的书里有金砖、有花环。

阅读新疆吧！

张新泰

2007年3月18日于乌鲁木齐

目 录

A 刀郎研究

- P2 关于刀郎
- P12 关于木卡姆
- P18 《刀郎木卡姆》的表演及与其共生的各种娱乐活动

B 刀郎文化

- P34《刀郎木卡姆》
- P36 刀郎麦西来甫
- P40 卡龙琴
- P42 刀郎舞
- P44 刀郎农民画

C 刀郎精华

- P52 麦盖提《巴希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54 麦盖提《吾孜哈力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56 麦盖提《拉克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58 麦盖提《木沙维拉克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60 麦盖提《勃姆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62 麦盖提《朱拉》木卡姆歌词
- P64 麦盖提《丝姆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66 麦盖提《胡代克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68 麦盖提《多尔买特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70 巴楚《孜力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72 巴楚《吾孜哈力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74 巴楚《区尔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76 巴楚《康巴尔罕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78 阿瓦提《巴希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80 阿瓦提《埃尔扎尔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82 阿瓦提《朱拉》木卡姆歌词
- P84 阿瓦提《区尔巴亚宛》木卡姆歌词
- P86 刀郎麦西来甫小歌曲词选

D 走进刀郎

- P108 木卡姆
- P110 刀郎舞写意
- P114 刀郎舞的狩猎韵味
- P116 央塔克的鼓声
- P118 刀郎
- P120 刀郎之梦
- P124 质朴的画 凝练的诗
- P126 麦盖提的农民画家们
- P132 在刀郎人的故乡——麦盖提散记
- P136 诺吾鲁孜在我的家乡
- P140 永远的刀郎

E 刀郎农民画欣赏

刀郎

研
究

DAOLANG YAN JIU



关于刀郎

刀郎，亦被音译作“刀朗”、“多郎”、“多朗”、“多浪”、“多兰”、“都兰”、“侗兰”、“朵兰”或“道南”等。

大部分中外学者认为，这个词是生活在叶尔羌河、塔里木河两岸乃至罗布泊地区的一部分维吾尔人的自称。但对于“刀郎人”的渊源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对于“刀郎”一词原意的诠释也不尽相同。

塔里木土著说

“多朗”源自古维吾尔语，意为‘群’，是古代塔里木沙漠边缘居民的通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中的“多朗舞”条目如此说。《辞海》艺术分册中“多朗舞”条目的说法与此相近。

“多朗人主要散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麦盖提县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周围的巴楚、莎车、叶城、岳普湖等地与麦盖提县接壤的乡村以及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沿塔里木河的轮台、尉犁，直至哈密一带的广阔地区。他们主要从

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他们有史以来生活在这片肥沃、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从事着狩猎、牧业和后来的农业活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无数的财富，使塔里木盆地中的这块土地日益繁荣起来了”。

回纥(维吾尔)说

维吾尔学者米尔苏里唐力主此说：“马长寿先生在其专著《突厥人及突厥汗国》一书中，引用《旧唐书》资料，指出在唐高祖武德初年(618年)，铁勒部中有多览葛部落。”“在薛延陀政权崩溃之时，铁勒部中有回鹘(788年前称回纥——引者注)、拔野古等十二姓酋长，其中亦有多览葛。”“至少可以说，现代的多浪维吾尔人，就是《旧唐书》上记载的多览葛或多腊葛部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词典》及刘维新主编《西北民族词典》皆从此说：“多览葛”是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又译为多滥葛、多澜、多腊葛。隋唐时期，其人即分东西两部。东部多览葛游牧于同罗水(今蒙古高原

的土拉河)旁,人口较多,有一万余户,先属突厥汗国,后属薛延陀汗国。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多览葛首领多滥葛末遣使归唐,唐朝在其地设燕然都督。其死后,又以其子多滥葛塞匐为大俟利发、燕然都督。回纥汗国强盛时,又从属于回纥汗国。西部多览葛游牧于焉耆以西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先属西突厥,后归唐朝,回鹘汗国统一西域后,又属回鹘汗国。蒙古高原的多览葛在元朝被译为多浪、多兰,由巴音布鲁克草原向南迁到新疆阿克苏、焉耆等地,逐渐由游牧改营农业,融合于维吾尔族中。”

1988年,中央民族大学关也维教授在《从音乐民族学角度试探“多兰”及其音乐》一文中作出如下结论:

1. 7世纪时,漠北草原上的维吾尔人先民的15个部落中,“多览葛”是其中较大部落之一。

2. “多滥”、“多览葛”与今新疆南部的“多兰”、“多郎”原语一致,汉语音译亦同,只是用字有异而已。可知新疆麦盖提、阿瓦提、沙雅一带的多兰人,即是原居住在漠北草原上土拉河畔的“多滥”、“多览葛”。

3. 9世纪中叶,大批维吾尔人西迁,多兰部落随之进入新疆。在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他们仍是维吾尔人的一个支系,溯其族源

当与匈奴有关。

土耳其说

“据英国学者乔伊斯对新疆、西藏及邻近地区居民的人体特征资料进行研究,认为可能存在如下几个人类学类型: I类型是颅型很短的白肤色人种。其身高偏低,鼻细而突起,脸型长而椭圆,头发褐色,也有黑发,波形发,再生毛浓密等。这是阿尔宾人种。II类型也是白肤色人种,但肤色有些趋向黑色,颅型很短,身高偏低,鼻较宽而呈直形,颧骨宽,深色发欠浓密,眼珠浅黑色。这是土耳其人种。” III、IV、V类型略。

“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在分析乔伊斯的调查资料时指出,上述第一个类型(乔伊斯所说的阿尔宾人种)相当于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或叫中亚两河类型)。这个类型在萨尔科尔人(塔吉克族)和叶尔羌河的巴楚人以及和田、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临近地的维吾尔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乔伊斯所说的第二个类型(土耳其人种)则相当于南西伯利亚人种。这个类型沿叶尔羌河中游,在吉尔吉斯斯坦人、多兰人中,以及柯坪、阿克苏和法扎巴德等地的维吾尔人中居多,在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等地的维吾尔人中也可以追寻到南西伯利亚人种因素



的混杂。”

英籍匈牙利人——多次来新疆做过探险考察的知名学者斯坦因认为，多郎人是土耳其人的后裔：“我们行抵那遥远的阿克苏沙漠……夏季的酷热已经开始来临了。所以我对于从西北来托什干河两岸狭窄的耕种地带无古迹可发掘一事全然不愁。此地在古代似乎不甚重要，现在之所以有这样许多人口，乃是后来一种属于半游牧性土耳其部落不为人知的多兰人移植到此而成的。”

蒙古说及蒙古、突厥融合说

持此说的学者较多，但具体说法又有不同：“塔里木盆地自 9 世纪突厥民族大量地迁入之后，发生过很多次人种的混战，而其结果则是战争之后人种的混合。大批的蒙古人占据了西辽的几个繁华的城市，他们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政治的中枢，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与阿克苏河交结点驻扎了大批的牧民。他们以征服者优秀的身份与当地的土著民族以及大批的维吾尔人发生血统上的关系，产生了现在散布于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附近的所谓的‘都兰人’。”

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率蒙古部众消灭西辽之后，将其故地分给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察合台，后来察合台汗的后代藉此组建了察合台汗国。14 世纪，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东部亦即天山南北诸地处在实力强盛的蒙古朵豁剌惕（也称杜格拉特）部控制之下。有人认为，朵豁剌惕部即唐代的咄陆，一般认为是一个突厥化了的蒙古部落，还有的说即中亚的杜格拉特部。这些说法把多郎人的渊源和朵豁剌惕部落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多郎”、“朵豁剌

惕”、“杜格拉特”都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译。

另一些学者认为多郎人是直至 18 世纪才被融进维吾尔族的西部蒙古卫拉特人：“其实古代多郎人并非维吾尔人，而是迁移到南疆地区的一部分西蒙古厄鲁特人，至 18 世纪，他们才被维吾尔族逐渐融合。”

《新疆图志·建置四》写道，疏勒一带“其民多山北杂种，今唯乾隆时入教之卫拉特尚异其名，曰‘情兰’，余俱无别。”

“1876 年，库罗帕特金受沙俄总督冯·考夫曼的派遣，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窜入新疆南部达半年之久，著有《喀什噶利亚》一书，曾提及多郎人的一些情况：玛喇尔巴什区（今巴楚——引者注）的哈拉克税是四万恰拉克。这个区计有 3000 户居民，都是朵兰人。他们是蒙古的一个部族。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准噶尔统治期间，迁移到喀什噶利亚来的，这一部族定居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与和田河流域以及罗布泊附近地区。”

“1877 年库罗帕特金在给普尔热瓦尔斯墓的信中，又提到多郎人的情况：‘玛勒巴什（上文之玛喇尔巴什——引者注）堡的周围居住着将近一百多都兰人，他们从事农业。经询问得知，都兰人为准噶尔来的移民，是一百多年前进入南疆的。有理由推断他们是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对卫拉特蒙古人的称谓——引者注）。’

据传说，他们迁到南疆来的有四万多家，分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一支到罗布泊，另一支到了和田。

再往前，在库车城外，在布古尔（今轮台县一带——引者注）和英吉沙（今轮台县所辖之阳霞乡——引者注），我们又遇到了都兰人。经询



问才知道，
他们是几十年前从玛勒巴
什迁到这些村落的。”

“蒙古族著名的舞蹈，名叫‘倒喇’……多朗舞来源于倒喇舞，而多朗正是倒喇一语的音转。”

“多兰人是清代维吾尔人的一部分。多兰最初(1755年)出现在清文献中还是一个地名(《平定准噶尔方略》卷十四)。所谓‘多兰’地区在阿克苏南，塔里木河畔。以后清朝文献中时有‘多伦’、‘惰兰’、‘道兰’、‘朵兰’之记载，清朝官员奏报曰：‘此等回人，以迁徙为常，性习与各城有异。’(《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七十五)多兰人主要生活在巴尔楚克(巴楚——引者注)和阿克苏之间塔里木河畔，经过清朝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多兰人又分布到库尔勒、布古尔(轮台)、策达雅尔(轮台县所辖策达雅乡——引者注)、洋杂尔(轮台县所辖阳霞乡——引者注)乃至伊犁地区。此外和田亦有少量分布。”

“多兰人自称蒙兀儿人，来自7个种姓。蒙

古书面语的‘7’发音为‘dol ar an’，土尔富特语念‘dol an’。18世纪欧洲旅行家记述，多兰人依然穿着稍微改变了的蒙古式衣服，长袍宽襟，蹬着高跟长皮靴，圆面高颧，尤其妇女依然保持着蒙古族的面貌。多兰人信仰伊斯兰教，语言基本上与维吾尔语相通，但有自己的特点，既有蒙古词汇又能找到柯尔克孜族的所有因素。有人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或曰‘多兰语’，也有人认为基本上属于维吾尔语的罗布方言(或东部方言)。”

“麦盖提的维吾尔民族中，有多浪人。13世纪，成吉思汗征服新疆后，南疆地区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的一部分。察合台又把天山以南部分地区封给了总管杜格拉特部。当时麦盖提人烟稀少，森林遍地，土地肥沃，百草繁茂，成为蒙古游牧部落居住、生活、放牧的好地

方，一部分蒙古人便定居下来。17世纪，准噶尔统治新疆时期，西蒙古厄鲁特人迁移到南疆，其中一部分移居麦盖提。经过长期交错居住，共同生产和生活，逐渐与维吾尔族融合，称之为‘多浪人’。”

混成说

至今，在麦盖提一带还有这样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几百年前，在麦盖提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和田来了一部分人被称之为‘其尼玛其’；从塔里木来了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托克托尔其’；从哈密来了一部分人被称之为‘哈克尼其’；从青海来了一部分人被称之为‘巴尔多尼其’。这几部分人先后来麦盖提，从此便开始在这里生活繁衍直至今日。”

这虽为民间传说，却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两百余年的战乱期间，曾先后有许多地方的移民，一批一批地陆续地迁移到塔里木河流域的荒远地带。有的远从甘肃、青海迁移到这里，有的从和田、哈

密、莎车等地而来。人们便把所有生活在这一地带的人统称为‘多朗人’（‘多朗’在维吾尔语里解释为‘一堆一堆’的意思）。塔里木河也因此而被称为‘多朗河’了。”

杜激川先生的这种说法为“混成说”中的“外来派”。

“塔里木盆地古代的土著居民是维吾尔族族源之一。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本引文中的‘境内’，皆指今巴楚县境内——引者注）就有类生存活动。公元前100年~公元1年，境内主要生活着塞种人，隋唐以来的突厥葛逻禄样磨部之巴尔楚克部落驻牧此地。唐开成五年（840年），原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人大举西迁，其中一部分在巴楚定居，影响和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10世纪喀喇汗王朝兴起后，回鹘与当地土著的同化速度加快。伊斯兰教的传入促进了各部族的融合。13世纪蒙古兴起后，随着其势力的西进，朵豁刺惕等部蒙古人也迁居县境，至16世纪叶尔羌汗国时期，已融合于本地居民之中。由于叶尔羌河沿岸的自然和历史影响，这一带维吾尔人与南疆其他地



区维吾尔人相比，在生活习俗等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被称为‘多郎人’。”

此外，在一些著作中还可以看到零星的有关“多郎人”的世居区域和生活习俗、语言特点等各方面的描绘和论述：

“‘刀郎’是麦盖提县的古地名。麦盖提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北边缘。过去这里沙丘连绵，碱坑遍地，到处生长着梧桐、红柳以及尖塔克(骆驼刺)和阿克提干(一种白色的荆棘草——引者注)等野草。人们按部落分散居住在几块林木茂密、水草丰美的绿窝里，以狩猎和放牧为主。大家开始将一块块分居之处称为‘刀莱’。‘刀莱’相当汉语里的词语‘成堆’。后来由于语音的演变，‘刀莱’渐渐叫成了‘刀郎’。于是，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便自称‘刀郎人’，他们把叶尔羌河流经这里的一段称作‘刀朗河’，把盛行于这里的舞蹈称作‘刀郎舞’，把这里的民歌称作‘刀郎歌’，把生长在这里的姑娘、媳妇也称作‘刀郎女’。”

“现在的麦盖提县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刀郎’，意思是‘部落、村’或‘一群一群集中的村落’。”

“还有人认为，多伦人包括蒙兀尔人、吉利吉思(柯尔克孜)人、罗布诺尔人等各种民族和部落成分。清初，由于受准噶尔人的排斥，他们从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地沿塔里木河向西迁徙，后聚居在巴尔楚克、阿克苏等地……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相当一部分多伦人迁至库尔勒、布古尔(今轮台县)、伊犁等地……其后裔现主要聚居在麦盖提、巴楚、莎车、阿瓦提各县。”

“朵兰人分属阿克苏、叶尔羌和焉耆管辖。阿克苏、叶尔羌的朵兰人住在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一带，有几个大镇，其中较出名的：巴尔

楚克，驻有清朝军队；巴楚、焉耆的朵兰人住在库尔勒；轮台朵兰人为和卓的农奴。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新疆人的不同之处是口音和妇女头裹的头巾，这种装束与吉利吉斯妇女相仿。”

“在沙漠绿洲中的人们，其族别很多，有缠回(维吾尔人)、汉回(东干人)和朵兰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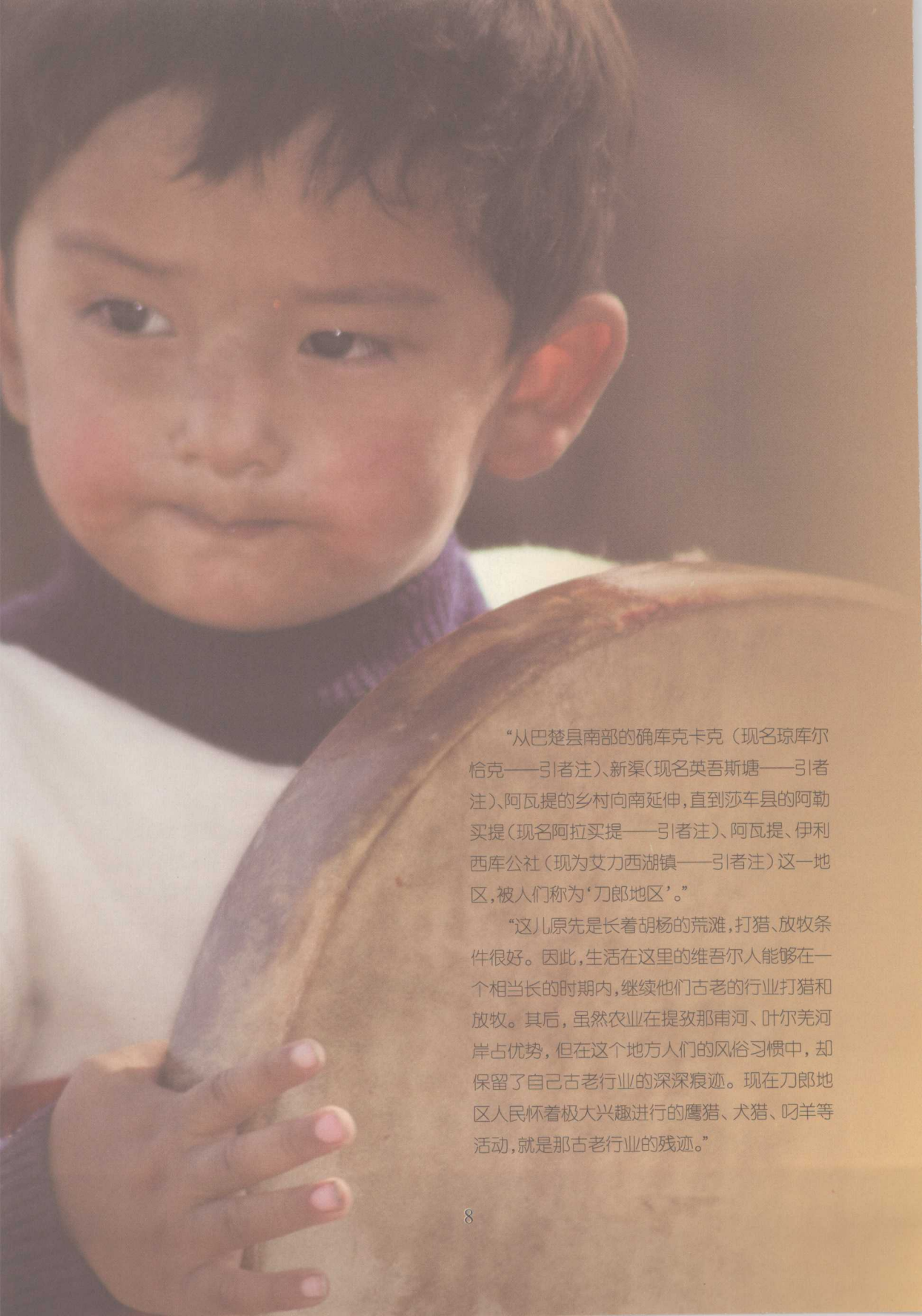
“在新疆全境两处地方的人具有吃鱼的古老习俗：一是在马勃拉西(疑为‘马拉勃西’，即巴楚县维吾尔语称谓之笔误——引者)周围，塔里木河经过之处，鱼类极多，以供朵兰人受用；二是罗布泊附近居民都吃鱼，并以鱼为生活，无论干鱼和鲜鱼都吃。最奇的，在罗布泊一带的居民及朵兰人，相似其他一些民族，而非维吾尔族。”

“因空气中水分缺乏，畜牧业遂也囿于狭隘的水草地带。凡此地带，有史以来除如现时叶尔羌河一带的多浪人、塔里木河下流的罗布泊人等小集团外，从未有游牧存在的可能。”

“都兰人都有一副不属于突厥人种的面貌，他们圆面高颧(尤其妇女)，依然保存着蒙古人的面型，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没有像突厥人那样过多的浓厚的胡须。”

“都兰人的风俗与习惯与维吾尔人不同，维吾尔人的宗教习惯，女人都必须蒙面纱，而且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但是都兰人却不如此。妇女们不蒙面纱，男女之间没有避嫌的态度，女子可以以主人的身份招待邻近的客人与远方的来宾。在工余之暇，男女可以围坐在一起，任情地谈笑和歌舞。都兰人是豪爽的，保持着原始的本性。”

“巴楚附近另有一多兰人的居留地，位置在塔里木河和喀什噶尔河将要相通的地方，天山最后支脉的那些孤独的石山，像岛屿一样耸立在今有些处所，尤其是沼泽和广大平原之中。”



“从巴楚县南部的确库克卡克（现名琼库尔恰克——引者注）、新渠（现名英吾斯塘——引者注）、阿瓦提的乡村向南延伸，直到莎车县的阿勒买提（现名阿拉买提——引者注）、阿瓦提、伊利西库公社（现为艾力西湖镇——引者注）这一地区，被人们称为‘刀郎地区’。”

“这儿原先是长着胡杨的荒滩，打猎、放牧条件很好。因此，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人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他们古老的行业打猎和放牧。其后，虽然农业在提孜那甫河、叶尔羌河岸占优势，但在这个地方人们的风俗习惯中，却保留了自己古老行业的深深痕迹。现在刀郎地区人民怀着极大兴趣进行的鹰猎、犬猎、叼羊等活动，就是那古老行业的残迹。”

“在刀郎地区，宗教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方面，与新疆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这里的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参加各种活动，妇女出门没有蒙面纱的习惯。”

还有不少学者记述了“刀郎人”对音乐、舞蹈的特殊爱好和特殊才能：

“多伦人能歌善舞。”“在节假日里、在丰收之后、在婚礼上、在一切人们高兴的时候，能歌善舞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举行麦西来甫，跳起刀郎舞。”

“……同时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中心地区，伊斯兰教传入后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在乐曲、乐器、歌舞等方面也没受到限制。因此，这个地区古代的乐器和民歌曲调就保留得较为完整。”

“刀郎人民特别喜爱麦西来甫，可以说这个地区7~60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来甫。刀郎人说‘没有麦西来甫的生活，是没有味儿的生活。’”

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记载了他于1899年9月在麦盖提所举行的晚宴上的歌舞盛况：

“晚上我邀请我的工人和本地的居民举行一次宴会。中国式的灯笼在帐篷间照耀着，皮鼓与弦索的声音相赌赛，舞女们穿着白的衣裳，拖着长辫子，戴着尖帽，赤着脚围绕一架融融的火堆跳舞，庆闹的情绪笼罩着叶尔羌河岸。”

斯文·赫定在1895年的另一次探险活动中，还曾经有过被沿用至今的“巴克希”做法时用歌舞（又称“匹尔洪”）治头痛病的经历：

“3月19日我们把驻地扎在大河右岸的麦盖提村内，这里做了我们一个时期的大本营。”


“在这我害了几天头痛病的当中，图达·柯

札（村长）向我提议，让村中的禳鬼者给我医治。”“3个有胡须的大汉走进我房里，坐在地上，开始用手指、拳头和手面来作弄他们的鼓，鼓上的牛皮绷得像金属板一样的紧。他们为塞耳的震撼声和愈来愈强的高音所煽动，跳起身来舞蹈着，同时把鼓往空中扔，‘咚’的一声打了一响又提到手里。他们就这样捉弄了一个小时之久。在驱禳的工作完了之后，我感到自己很是好了些，但我的耳朵第二天一整天都在半聋的状态中。”

无独有偶，继鹿在《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卫生情况》一文中也记述了相同的活动：“刀浪人的祈神方式和关内的‘师公子跳神’相仿佛，他们以两手中指打着一个圆面的扁鼓（略似伴舞的手鼓），口中哼声急唱，围着病人跳舞，节奏越来越快，以致头昏倒地方止。”

如何分辨上述各种看法和说法的正确与否呢？我想只有通过实际情况的亲自考察，才是惟一可行的途径。为此，笔者曾3次去麦盖提、3次去到阿瓦提、6次去到莎车、1次去巴楚。特别在本次课题组下乡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都对有关刀郎、刀郎人及刀郎音乐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得到了不少新的收获。

阿瓦提县老艺人买木托拉·尼亚孜说，“刀郎”一词由塔拉（意为“野外”）或达拉（意为“原野”）演变而来，因为刀郎人生活在远离城镇的确尔（意为“戈壁滩”）、巴亚宛（意为“荒漠”）上和江尔尔（意为“灌木林、薪炭林”）、托卡衣（意为“灌木丛”）中，刀郎人的原居地为叶尔羌河沿岸，兼事农、牧、狩猎业。过去的刀郎人住在木头架起的窝棚里，二三十个窝棚组成一个村。据说共有72000木屋刀郎。如有重大事件要



召集,就敲纳格拉鼓(因鼓身为生铁铸就而曾被译作“铁鼓”,上蒙羊皮,大、小两只成一对,用双杖敲击)。现在与阿瓦提县隔阿克苏河相邻的阿克苏市哈拉塔乡内仍有一处地名为“纳格拉赫那”(意为“存放纳格拉的房子”)。刀郎人擅长用胡杨树干做各种用具:餐具、独木舟,木房的梁、柱,甚至是纳格拉鼓的鼓身。

阿瓦提县木卡姆学者买买提·乌斯曼认为,“刀浪”一词源自古代高车中的“多伦”部落,说明“刀浪人”和维吾尔人的远祖丁零、高车有着血缘关系。“刀郎人”中有些人分别自称“葛逻禄刀郎”、“麻哈尔多浪”,可能说明分别源自古代的葛逻禄部落和蒙兀儿部落。也有些刀郎人因过去居住在木头制作的简易窝棚中而自称“牙哈其乌依勒克刀郎”(意为“木屋刀郎”)。

巴楚县文管所所长吐尔洪·热合曼说,巴楚古代叫巴尔楚克,据《突尼斯大词典》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原来的居民是塞加族部落,后来匈奴、突厥人也来到此地。他们都崇拜星星、火和光明。蒙古人来了之后融合成“刀郎人”。“刀郎”一词为“七个部落”之意。

沙依木·达吾提、沙迪克·阿吾提等巴楚县民间艺人都认为“刀郎”是“一堆一堆”的意思。刀郎人沿叶尔羌河,在戈壁上挖地窝子居住,牧业和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在麦盖提县举行的座谈会上,主要参加者都来自以《刀郎木卡姆》闻名四方的央塔克乡。“央塔克”意为“盛长骆驼刺的地方”,可见此地原来是一片宽广的原野。据他们说,央塔克以前有自己的方言,如毛帽称“特里排克”、花帽称“帛克”、皮鞋称“克皮德”、坎肩称“炆及买克”、褡裢称“它里坎单”、蔓菁称“模克”、绿豆称“楼维亚”、马驹称“都兰”、小毛驴称“呼台各”、院落称“达廊”、屋柱称“苏库玛”、梯子称“把思库”等。央塔克人在生活习俗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笔者注意到,阿瓦提、巴楚、麦盖提三县的居民相貌肤色各异:有浓须者,有无须者;有白皙者,有黄黑者;有深目耸鼻者,有脸部扁平者;有偏于欧洲人种者,有接近蒙古人种者。这些也许恰恰充分印证了刀郎人血缘方面显著的“混成性”特点。伊斯兰教现在虽然已成为